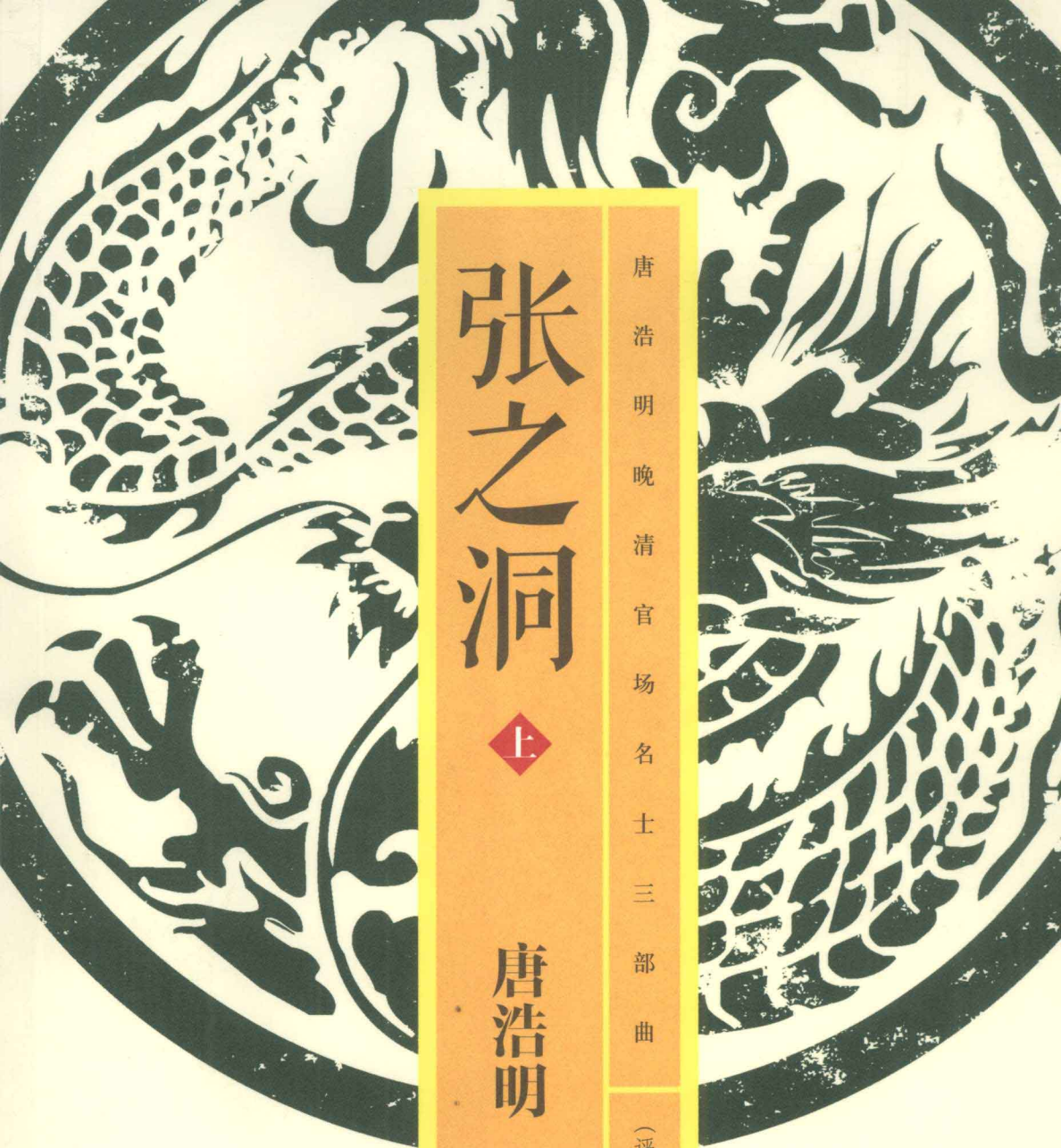




张之洞

上

唐浩明 著

唐 浩 明
晚 清
官 场
名 士
三 部
曲

(评点本)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译林出版社

张之洞

上

唐浩明 著

唐 浩 明 晚 清 官 场 名 士 三 部 曲

(评点本)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之洞/唐浩明著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

2011.6

(唐浩明晚清官场名士三部曲)

ISBN 978-7-5447-1784-7

I. ①张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81182号

书 名 张之洞

作 者 唐浩明

责任编辑 陆元昶

特约编辑 金 紫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(南京湖南路1号 210009)

电子信箱 yilin@yilin.com

网 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×1092毫米 1/16

印 张 82.25

字 数 1282千字

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447-1784-7

定 价 148.00元(全三册)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题 记

这是一个成功的人生：少年解元，青年探花，中年督抚，晚年宰辅。这也是一个备受奚落的人物：起居无时，号令无节，行为乖张，巧于仕宦。

这是一系列耀眼的业绩：打败法人的入侵，策划并督建京汉大铁路，创办亚洲最大的钢铁厂。这也是百年来屡招责骂——好大喜功，糜费挥霍，崇洋媚外，沽名钓誉——的把柄。

为谋求中国的富强，此人呕心沥血大刀阔斧地干了大半生，但直到瞑目的一天，他也没有看到国家富强的影子。

为调和东西方文化的严重冲突，并试图建立一种新型的文化架构，作为官方大员，此人第一个大力倡导“中体西用”。但他的这个设想，无论其生前还是其身后，都遭到人们的批判和嘲弄。

此人是谁？他就是毛泽东所说过的中国人不应忘记的近代人物张之洞。

张之洞的人生是成功还是失败？

张之洞的事业是辉煌还是虚幻？

“中体西用”是导中国于现代化的正路，还是引中国于陷阱的歧途？

张之洞的强国之梦为何不能圆，时代的限制和他本人的失误又在何处？

这些，或许是正在努力与世界接轨的当代中国人有兴趣的历史话题。

翻开逝去的这一页吧，文史对照，从文学走入灵魂，从故事走进历史，说不定它能给我们某些启迪。

目 录

第一章 清流砥柱.....	1
一 张之洞拍案而起，愤怒骂道：崇厚该杀	1
二 京师清流党集会龙树寺	11
三 慈禧看到一个社稷之才	23
四 慈禧钦点张之洞为癸亥科探花	33
五 原来张之洞短身寝貌，慈禧打消破格提拔的念头	47
六 杨锐向老师诉说东乡冤案	53
七 前四川学政为蜀中父老请命	67
八 张之万对堂弟说：做官是有诀窍的	76
九 为借东乡之案做文章，醇王在清漪园召见张之洞	88
十 慈禧送给妹妹的礼物居然被人踢翻在地	97
十一 附子一片，请勿入药	104
第二章 燕山聘贤.....	120
一 赴任前夕，张之洞深夜造访醇王府	120
二 王夫人突然难产去世	126
三 一位报国心强烈的热血之士，偏偏年轻时又错投了主子	140
四 出山前夕，桑治平与张之洞约法三章	152
五 来到山西的第一天，张之洞看到的是大片大片的罌粟苗	163
六 遭遇的第一个县令便是鸦片鬼	176
第三章 投石问路.....	182
一 得知周武王酒爵是徐时霖的礼品，张之洞顿生反感	182
二 卫荣光向后任道出山西的弊端	186
三 张之洞决定做出一两件醒目的大事来	195
四 王定安贡献三条锦囊妙计	198
五 解州书院里藏卧着一位四朝大老	207
六 敢参葆庚、王定安，看来张香涛不是书呆子	213

第四章	晋祠知音	224
一	为了五万两银子，张之洞不得不违心替票号老板办事	224
二	圣母殿里的灵签	230
三	夜阑更深，远处飘来了琴声	244
第五章	清查库款	253
一	为获取赈灾款被贪污的真凭实据，阎敬铭出了一个好主意	253
二	胡林翼被洋人气死的往事，震撼张之洞的心	263
三	终于找到了藩司一伙贪污救灾款的铁证	272
四	巡抚衙门深夜来了刺客	278
五	刺客原来是藩司的朋友	285
六	借朝廷惩办贪官之机，张之洞大举清查库款整饬吏治	290
七	秋夜，女琴师的乐理启发了三晋执政者	294
第六章	观摩洋技	302
一	英国传教士给山西巡抚上第一堂科技启蒙课	302
二	巡抚衙门里的科学小实验	310
三	唐风宋骨话诗歌	318
四	人生难得最是情	328
五	离开山西的前夕，张之洞才知道三晋依旧在大种罂粟	338
第七章	和耶战耶	348
一	恭王府里的密谋	348
二	慈禧深夜召见李鸿章	360
三	醇王府把宝压在对法一战上	374
第八章	凉山大捷	383
一	面对炮火，好谈兵事的张佩纶惊慌失措	383
二	马尾一仗，毁了两个清流名臣的半世英名	397
三	海隅荒村，张之洞恭请冯子材出山	406
四	来了个精通十国语言的奇才	418
五	冯子材威震镇南关	431

第一章 清流砥柱

一 张之洞拍案而起，愤怒骂道：崇厚该杀

深秋的太阳就要落山了，它的最后一缕残照仍留在人间，给大清帝国灰暗的京师罩上一圈淡黄色的光晕。从西山那边刮过来的霜风一阵紧过一阵。它将沿途高大的白杨树吹得飒飒作响，又将御道上的黄土漫天掀起，灰尘裹着败叶毫无目的地在空中飘飘荡荡。凄凉的霜风也将沿途的塔寺和宫殿上的铁马，吹得左右晃动，发出清脆悠长的金属撞击声；又将各大城门上高高竖起的大清杏黄龙旗，吹得猎猎作响。这情景酷似这座八百年古都此时的境遇：既陈腐不堪，又带有几分神秘性；既处在衰败破落之际，又似乎有一种厚重的底蕴在顽强地支撑着，决不甘心就此沉沦下去！

随着夕阳的余晖渐渐褪去，淡黄色的光晕慢慢地变为灰蒙蒙的暮霭，京师寂寞而寒冷的秋夜来临了。

张之洞斜靠在病榻上，默默地注视着宇宙间亘古以来便这样无声无息周而复始的变化。他已病了七八天，今天下午才开始略觉好点，或许是病体虚弱的缘故吧，面对着天地间时序的推移，他的胸腔里无端涌出一股惆怅伤感的意绪来。

他已经四十三岁，通籍十六七年了，却还只是一个洗马。在数以百计的官名中，洗马，应该算是最粗俗的一个名称。不要说普通老百姓，就是许多与官场打交道的人，也不知朝廷中有此种官职。嘉庆朝便有这样一个故事。

某洗马出京赴西北办事，一天傍晚在甘肃一个驿站落宿。驿吏拿出簿册来登记，请问他官居何职，那人答：“洗马。”驿吏想，这一定是替皇宫洗刷马匹的夫役。又问：“你一天洗多少匹马？”那人知驿吏误会了，便和他开玩笑：“没有定数，忙时多洗，闲时少洗，心情好时多洗，心情不好时少洗。”驿吏确信他是马夫了，说：“皇上待下人真是宽厚！”便将他安排在最下等的房间里，不再理睬了，那人也不做声。过一会，县令乘大轿来拜访此人，并把他接到县衙门里去住。那人大模大样地坐在轿里，县令则步行跟随，一面弯着腰恭恭敬敬地与他说话。

驿吏大惊，问县令的跟班：“他不是一个马夫吗，县太爷怎么对他这样客气？”跟班斥道：“什么马夫！他是县太爷的恩师。十年前，县太爷

就是在他手里中的举，五年前会试时，他又是县太爷的房师。”驿吏明白了，“洗马”不是马夫，但他始终不知道“洗马”究竟是个多大的官儿。

原来，洗马是司经局的主管官员。司经局的职责是掌管书籍典册，隶属詹事府。詹事府原是太子的属官。康熙晚年决定不立太子，并作为定制传下来，詹事府因此一度废弃，后来又恢复，以备翰林院的官员迁升之用。洗马的品级为从五品，来到地方上，品级既比正七品的县令要高，又加之有师恩这一层在内，故那位县令对洗马优礼有加；然而在京师，洗马实在是一个无权无势的闲散小官。

关于“洗马”一职闹出的笑话，近人朱德裳在其所著《三十年闻见录》一书中亦有记载。见该书《洗马》一节——洗马一职，秦汉即有之，为东宫官属，太子出，则前驱导威仪。晋以后，职掌图籍，隋曰司经局洗马，历代因之。明制，司经局洗马掌经史子集，制典图书刊辑之事。立正本、副本、贮本以备进览。凡天下图册上东宫者，皆受而藏之。并有校书、正字，掌缮写、装潢经史子集、制典图书，诂其讹谬，调其音切，以佐洗马。清废建储，仍留詹事府为翰林升转之地。司经局与春坊同裁。洗马暨庶子等并入詹事府。唯结衔仍署坊局字样而已。其洗字本读先，上声。而俗读久如洗涤之洗。于是清华之职，乃若躬司洗涤马匹者矣。明人关于洗马之记载，有可发噱者。如陆钺《病逸漫记》云：“兵部尚书陈公汝言退朝，遇太子洗马刘公定之，戏曰：‘君职在洗马，所洗几何？’刘公应声曰：‘厩马皆洗过矣，独大司马洗不得也。’闻者为之绝倒。耿向定《先进遗风》云：‘杨文懿公守陈以洗马乞假觐省，行次一驿，其丞不知为何官，与之坐而抗礼。卒然问曰：‘公职洗马，日洗几马？’公漫应曰：‘勤则多洗，懒则少洗，无定数也。’俄一御史且至，丞乃促令让上舍处之。公曰：‘夫固宜然，待其至而让未晚也。’比御史至，则公门人也。踞而起居。丞乃睨御史不见，蒲伏阶下，百状乞怜。公卒亦不较。”两事均堪捧腹。洗马之贵，驿丞不知，乃就字面解释而轻之。御史虽七品官，明制如是。然奉命巡方，则藩臬均执属官礼，驿丞末吏，视若帝天矣。宜其于御史踞而起居者，蒲伏乞怜也。

虽说无才无德倒也罢了，偏偏是无论做史官，还是做学使，张之洞都比别人做得有声有色，可就是官升不上去，真叫人沮丧。他是个志大才大自视甚高的人，从小起就盼望着今后能经天纬地出将入相，给青史留下几页辉煌的记载。然而时至今日还只是一个从五品，年过不惑，精力日衰，这一生的宏大抱负能有实现的一天吗？

张之洞为自己愁虑，更为国事愁虑，他觉得他好像天生就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命似的。国家发生的事情，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，无论是任人行政还是用兵打仗，也无论他本人是身处京师还是远在边鄙，只要让他知道了，他就非得过问不可。他常常难以理解的是，朝廷办出的事为何总是那样不尽如人意，许多原本易于处置的事情，为何总是办得那样乖谬？唉，真个是朝中无人！倘若自己握秉朝纲，国家决不是眼下这等一团乱麻似的不可收拾。张之洞常常这样想着想着，便免不了在心里发起牢骚来。

近日就有一件事令他忧虑。

十多年前，趁西北内乱时，浩罕王国的阿古柏带兵侵占了新疆，并与英国和沙俄勾结，企图长期统治这块广阔的土地。沙俄也对新疆怀有野心，借口保护侨民，出兵占领重镇伊犁。光绪二年，左宗棠率部出关，很快便打败阿古柏，收复新疆，但沙俄却拒不归还伊犁，朝廷决定派崇厚去俄国会商此事。

崇厚是个洋务派，跟外国人关系密切。同治九年，天津教案发生，时任三口通商大臣的崇厚，就极力主张严办天津地方官以取悦法国。后来奉旨到巴黎道歉，又在法国人面前竭尽讨好之能事。官场和士林中许多人都讨厌这个油嘴滑舌八面玲珑的软骨头，张之洞尤其痛恨，他认为不能委派崇厚办这样的大事。

朝廷谕旨已下达，当然不可更改。张之洞于是上疏，请太后命令崇厚走西北陆路进俄国，以便在途中实地考察新疆特别是伊犁一带的地理人情，从而做到心里有数，以免上俄国人的当。但崇厚怕吃苦，不肯走陆路，坚持要坐海船；又声称已对新疆了如指掌，此行决不会让国家吃亏。慈禧终于答应了崇厚。为此，张之洞又添一重顾虑。

于是，他决定自己来研究整个新疆的舆地，随时准备为朝廷提供行之有效的方略。就是因为过度劳累于此，一向不太强健的张之洞病倒了。

许同莘编《张文襄公年谱》“光绪七年”——公生长兵间，早岁即有志于经世。尝闻人言，咸同之际，公昼读书，夜观星象，至于呕血。同治壬戌却张勤果见招书谓，平生志趣，雅不欲以文人自命，而纵横大略，略涉藩篱。

这时，他又想起这件事来，伊犁城四周的山川地貌顿时出现在脑子里。“伊犁城南边的那条河，叫个什么名字来着？”张之洞拍打着脑门，想了很久想不起来。他掀开被子下床，擎起窗台上的油灯，想到隔壁书房里去查一查地图。

“四爷！”听到房间里有响动，正在厨房和女仆春兰一起收拾东西的夫人王氏忙推门进来。王夫人的年纪比丈夫小得多，不便直呼其名。张之洞在兄弟辈中排行第四，她便以这种尊称来叫丈夫。“你要到哪里去？”

“我想到书房里去查看一下地图。”

“外面风大，刚好一点，不要再受凉了。”王夫人接过丈夫手中的油灯，扶着他回到床边，说，“你依旧坐到床上去，我去给你把图拿过来。”

王夫人从隔壁房间里把那张标着《皇朝舆地图》的图纸拿了过来，摊开在桌面上。地图很大，把一张桌面全部遮住了。张之洞将油灯移到地图的西北角。

“特克斯！”他抬起头来，一边折地图，一边重复着，“特克斯。是的，就是特克斯！”

王夫人帮他把地图收好，问：“特克斯是什么？”

“伊犁城南边的一条河。”张之洞自己掀开被子，重新坐到床上，自嘲地说，“我怕真的是老了，很熟的一个名字，一下子就想不起来。”

王夫人安慰道：“这不能怪你，只能怪它名字没取好。什么特克斯、特克斯的，多难记，若是取一个像淮河、汉水一样的名字，不一下子就记住了吗？”

张之洞哈哈大笑起来。夫人这句话把他逗乐了，连声说：“是的，是的，夫人说得对，不能怪我记性不好，而是它的名字没取好！”

王夫人也笑了起来，她给丈夫把四周的被角压好，说：“不要再想这些事了，这几天都是让什么伊犁呀、特克斯呀把你累病的，安安稳稳地静静心吧，等康复了再说。二哥说明天上午还会来号号脉，开张单子。”

“廉生的医道是越来越精了。大前年我在成都也是得的这种病，川中名医龙运甫给我开的药方，见效也没有这样快。我看要不了几年，他的医术会比太医院里那几个只会开平安单方的老太医还要高明。”

张之洞说的廉生，就是王夫人的胞兄王懿荣，懂得点文字学史的人都不会对这个名字陌生。十多年后，就是这个王懿荣，凭着他他对医药学的兴趣和深厚的文字学根底，因一个偶然机会，发现了商朝时期我们的祖先刻在龟板和牛胛骨上用以记事的文字，为中华民族文明史的研究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，从而被尊称为甲骨文之父。但现在他只是翰林院的检讨，一个七品小京官。

李伯元著《南亭笔记》中有《王廉生耿介谈谐》一节——王廉生祭酒，翰林二十年，喜金石书画，一贫如洗，典衣绝粮不顾也。书法雄健，尽脱楷气。吴县潘文勤公，极赏识之。王性耿介，好谈谐，动辄玩世，使酒骂座，同官均侧目，有东怪之称。至合家殉国，人始叹为不可及。

“二哥反复说了，要静心休养，不要劳神。”

“我一直在养病，没有劳神。”

“没有劳神？”王夫人嗔道，“没有劳神，怎么又会想起特克斯了呢？”

“唉！”张之洞叹了一口气，眼睛盯着对面的墙壁，好长一会儿没有做声。

墙壁上只挂着一幅画。这画是王夫人娘家祖上传下来的，题为《林泉归隐图》，乃明代大画家文徵明的真迹，是王夫人的陪嫁之物。王夫人顺着丈夫的目光，看了一眼《林泉归隐图》，想起了去年丈夫对她说过的一

句话：“咱们也学文徵明，去归隐林泉吧！”她马上接言：“好哇，到哪里去归隐呢？是去你的老家南皮，还是去我的老家福山呢？”见丈夫不再吱声，王夫人笑着说：“归隐好是好，可你的那番志向呢？”张之洞沉吟半晌，说：“看来，还不到归隐的时候。”从那以后，再不提归隐的事了。眼下莫不是又动了这个念头？王夫人的目光从《林泉归隐图》上转回，深情地望着凝神不语的丈夫。

在通常人的眼里，张之洞的长相算不上一个英俊的男子汉。他是自古多豪杰的燕赵人的后裔，却没有燕赵豪杰高大雄壮的身躯。他的个头甚至不及中人，肩窄腰细，手无缚鸡之力。他的脸形五官也长得不好。脸是长长的，下巴尖尖的，眉毛粗短，两只眼睛略呈长形，鼻子却又大得出奇，粗看起来，犹如泰山镇鲁似的压在长眼与阔嘴之间。只有与他朝夕相处的夫人，才真正知道其貌不扬的丈夫的魅力所在。她知道丈夫矮小身躯里滚动的是真正燕赵豪杰的血液，不起眼的眉宇之间，蕴藏了许多人所不及的学问见识。

陈衍《张相国传》——之洞躯干短小，不类北人。广颡伟鼻，目三棱有光，修髯及腹。行坐揖让，仪规秩然。

她试探着问：“你想什么呢，是不是又想学文徵明去归隐？”

“你说到哪里去了！我是放心不下啊，不知崇厚与俄国人谈到什么程度了。崇厚那家伙一向怕洋人，又不熟悉新疆的情况，我担心他会栽在俄国人的手里。”

“四爷。”王夫人笑着说，“依我看，这国家大事你还是少操点心为好。上有皇太后，恭王、醇王各位王爷，下有军机、六部、九卿各位大员，现在还轮不上你这个小小的洗马费心，安安稳稳养好身体，日后做了侍郎、尚书再说吧！”

“不能这样说！”张之洞跟夫人认起真来，“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，洗马虽然官职低，比起匹夫来不知高了多少；何况崇厚这次跟俄国人谈的是收复国家领土的大事，我怎能不关心！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我不跟你争辩了！”宦门出身的王夫人既深知朝廷命官与公务之间的关系，又深知丈夫素以国事为身家性命的脾性，便主动退了下来，“至少这几天不要去想这码子事，完全康复了再说。天已黑下来了，我去把药端过来，喝了药，躺下睡觉吧！”

王夫人正要起身，春兰走进门来说：“老爷，宝老爷、张老爷和陈老爷来了。”

“噢，是他们来了，快请！”张之洞一边说，一边掀开棉被。王夫人

赶紧将一件玄色缎面羊毛长袍给丈夫披上。

刚迈出卧房门，内阁学士宝廷、翰林院侍讲张佩纶、翰林院编修陈宝琛便走进了庭院。

未待主人开口，精明灵活风度翩翩的张佩纶便先打起招呼：“香涛兄，听春兰说，你近来身体不适，好些了吗？”

张之洞答：“在床上躺了几天，今天下午开始好多了。”

“什么病？”矮矮胖胖长着一张娃娃脸的陈宝琛端详着主人说，“才几天，就瘦多了。”

张佩纶、宝廷和陈宝琛是这里的常客，且为人和张之洞一样的通脱平易不拘礼节，故王夫人不回避他们，这时走出卧房，笑着说：“黑夜来访，必有要事，快进客厅坐吧。只是有一点，他的伤风病还没好，不要谈久了。”

“好厉害的嫂子，还没说话哩，就先下逐客令了。”张佩纶笑嘻嘻地说。

这个出生于河北丰润的三十一岁青年，确实不同庸常。他博学强识，文笔犀利，尤为难得的是，他疾恶如仇，敢作敢为。朝中的重臣，各省的督抚，凡有人做了他认为不该做的事，他都敢上折参劾，并不畏惧会遭到打击报复。很多人怕他恨他，更多人则喜欢他敬重他。他这样无所顾忌，居然官运亨通，通籍不过七八年，便已经是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了。

光绪三年，朝廷为穆宗神主升祔的事颇为棘手。因为太庙只有九室，而这九室分别由太祖、太宗、世祖、圣祖、世宗、高宗、仁宗、宣宗、文宗的神主给占满了，慈禧的亲生儿子、十九岁去世的同治皇帝庙号穆宗的神主摆不进去，廷臣们为此事议论纷纷：有的建议再建一个太庙，有的建议在原太庙的左右再扩建几室。张佩纶上疏提出一个办法。他说可仿效周朝为文王、武王建世室的成法，为太宗文皇帝建一世室。大清一统江山，实际上是太宗打下来的，他理应享受这种特殊的礼遇，今后可将前代神主依次递迁太宗世室。

这个主意，既通过建世室崇隆太宗的做法，来颂扬皇太极入关进中原的历史功绩，又解决了眼下穆宗神主升祔的实际问题，同时也一劳永逸地解除了后顾之忧，得到两宫太后的嘉许，予以采纳。张之洞也想到了这一层，也给朝廷上了两道内容相近的奏折，他后来读到张佩纶的折子后，深觉自己讲的没有张佩纶的透彻。他感叹说，不图郑小同、杜子春复生于今日！于是亲自登门拜访，与这个比自己小十来岁的年轻人订交。

陈宝琛拉着张之洞的手对王夫人说：“香涛兄的手还是冷的，确实未复原，按理我们看看就该走了，但今晚有一件特别重大的事，我们要在这

里多赖一会，请嫂子原谅。”

矮矮胖胖的陈宝琛祖籍福建，和张佩纶同年，也是个爱管闲事的人。他模样生得敦敦厚厚，写出的文章却尖利苛刻，读起来有一种痛快感。

宝廷笑嘻嘻地望着王夫人说：“请嫂子法外施恩，这件事的确重大得不得了！”

宝廷是清初八大铁帽子王郑亲王济尔哈朗的九代孙，真正的黄带子。满人入关二百多年了，努尔哈赤的后裔们久享荣华富贵，既不屑于以学问诗文博取功名，连老祖宗的刀枪骑射也弃之不顾，他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轻轻松松地进入官场。但宝廷不这样，他走的是一条汉族读书人的艰难科举之路。他由举人而进士，由进士而翰林，是黄带子中极为少见的正途出身的官员。

柴小梵所著的《梵天庐丛录》中《宝廷》一节里记载有关宝廷的一些轶事，录于下——光绪初四谏，一为宗室礼部右侍郎宝廷竹坡，深明汉学，常据经义言事。世谓汉学人多好货，宋学人多好色，然其时汉学巨子洪文卿、汪柳门两侍郎，文道希学士，皆以色累。竹坡侍郎则好色而绝不好货。所谓好色者维何？则江山船麻美人也。侍郎满洲产，特钟情于汉妇之纤足者，遂为一段艳史张本。既由闽回皇都覆命，朝论大哗，致侍郎自行检举。朝命未下，寄顿麻美人于客店，不敢即以入府，盖侍郎府第旧王府也，侍郎之先，乃一王者。美人自称原籍苏州，乃使谒江、浙同乡。曾至丞相胡同武进恽文简第。时文简犹在词林，命家人礼之。侍郎既开缺，差囊不禁挥霍，几至一贫如洗。端忠敏除夕访之，则著鲁山茧帛旧棉袍，折梅蕊一枝，雪中行歌而归。忠敏问何所吟？则一小词半阙字句未妥。忠敏掌工部虞衡司印，岁入甚裕，岁末炭敬尤丰，适与岑西林京卿沿游斗富，遂大感叹，而资助侍郎。然侍郎之廉砺，有足重者。侍郎尝痛哭流涕诉于慈禧皇太后，谓满人不学，中国不亡，满族必亡，而今端微渐见矣。侍郎失官后，曾一度现狂易之状，取李提摩太译书，痛加驳斥。于谈天一书，尤肆狂诋。就正翁松禅，翁氏大笑，恐损侍郎盛誉，匿不复与。侍郎二子，一寿富，一富寿。寿富官翰林，闾里学，好宋元明诸子，著述至数十卷。光绪庚子，联军入京，皆殉国难。吾浙某士，著论诋侍郎为草包名士，谓时人所以有“宗室一家名士草，江山九姓美人麻”之联，并诬美人蝉曳残声过别枝矣，不知侍郎诗草名《一家草》。美人至民国纪元，犹居府中，安健无恙。侍郎孙婿，固始吴豫清，字洁泉，任吾浙东阳县知事。其入赘于府，偶如厕，瞥睹所践巨石，似非凡物，细辨有文字，命水涤之，则魏碑一方也。故侍郎所珍藏，家人不识，遂以筑厕。因请于寿夫人而有之，欣告于人，谓此亦夫人赐予见面礼之一。郑海藏、林畏庐两先生，皆侍郎闽中所拔士。鼎革，两先生至京，每造府存问，见积藏碑版，犹不少也。侍郎欲法古人尸谏，购白棹寄西城外某寺，不髻也。自闽返，滑稽者告以上意不可测，既自劾矣，宜备彭亨大棺，可横陈两尸。侍郎神经已乱，急从其议。事过，知为所弄，欲售而材之，则不祥物，无受主；欲劈而焚之，则清律劈柩有罪，且京师需煤不需柴，致无所措，遂成笑柄。（侍郎好饮，家贫，赖友人资之，然到手即沽饮，或以贍更贫者，后竟中酒病卒。其诗本名《一家草》，后重编之，名《偶斋诗草内外集》，又有《尚书持平》，殊精确。）

王夫人无可奈何地说：“我知道，你们谈的都是国家大事，哪一次谈的事都很重要，只是这国家又不是你们几个人的，用得着你们这般苦苦操心吗？我不管你们了，外面冷，快进客厅吧！”

张之洞摆摆手，请客人进他的客厅。客厅设在坐北朝南的正房里。正房共有四间。东边的一间是藏书室，四壁立着顶天接地的木架，木架上陈放着一函函书籍卷册。房间里摆着两张大木桌，桌上也堆满了书，有的正摊开着，看来这些都是主人近来正在使用的书籍。藏书室过来，便是主人夫妇的卧室。再过来一间，面积最大，这是主人平时读书治事之处。一张极大的书案摆在窗户边，上面放着读书人惯常使用的文房四宝和几册《皇朝经世文编》。另有两个博古架很引人注目。架子上摆满了破破烂烂的陶罐、泥碗，锈迹斑斑的箭镞、刀柄，残缺不全的瓷瓶、铜盆，乍然来到面前，如同走进了出土文物陈列室。另一壁墙上挂着一幅字，是一首七律：“心忧三户为秦虏，身放江潭作楚囚。处处芳兰开涕泪，年年寒橘落沙洲。婵媛兴叹终无济，婞直危身亦有由。宋玉景差无学术，仅传词赋丽千秋。”字迹笔酣墨饱，劲拔洒脱。熟悉书法的人一眼便可看出，这字学的是苏体：结体虽不及苏字的匀称，而其中的舒张意气，或有过之。这是主人的墨迹，录的也是他自己凭吊屈原的诗作。

东边的小间即客厅。客厅布置得简朴庄重。当中放一张大理石桌面的深红色梨木长方桌，四周摆着六张明式雕花高背红木椅。靠墙边摆着两对带茶几的半旧楠木太师椅。最显眼的是客厅中高悬的一画一字。画面上一男子长发长须伫立茅屋中，两眼怒视窗外，双手后背，其中一只手上紧握一管羊毫，胸前的书案上残灯如豆，一纸平摊。画上首题着三个字：锄奸图。显然，画上的男子是明末以弹劾严嵩出名的兵部员外郎杨继盛。这画出自主人的好友翰林院编修吴大澂的手笔。字录的是孟子的一句话：“居天下之广居，立天下之正位，行天下之大道，得志与民由之，不得志独行其道。”左下角有一行小字：与香涛贤弟共勉高阳李鸿藻书于三省斋。

进了客厅刚坐下，张佩纶便说：“香涛兄，你看了今天的邸抄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张之洞摇摇头说，“我有几天没看邸抄了。今天的邸抄上有什么大事吗？”

“哎呀，大得不得了！”张佩纶边说边从袖口里取出一份邸抄来，甩在桌子上，说，“崇厚那家伙把伊犁附近一大片土地都送给俄国了！”

“有这等事？”张之洞忙拿起邸抄，“我看看！”

陈宝琛走到张之洞的身边，指着邸抄左上角说：“就在这里，就在这里！”

张之洞的眼光移到左上角，一道粗黑的文字赫然跳进眼帘：崇厚在里瓦几亚签署还付伊犁条约。

“条约有十八条之多，不必全看了，我给你指几条主要的。”张佩纶迈大步，从桌子对面急忙走过来，情绪激烈地指点着邸抄上的文章，大声念道，“伊犁归还中国。其南境特克斯河、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划归俄国。”

“岂有此理，岂有此理！”张之洞气愤地说，拿邸抄的手因生病乏力 and 心情激动而发起抖来。

“岂有此理的事还多着哩！”张佩纶指着一条念道，“俄国在嘉峪关、科布多、乌里雅苏台、哈密、乌鲁木齐、吐鲁番、古城增设领事馆。”

“为何要给俄国开放这多领事馆？”张之洞望着站在一旁的陈宝琛责问。那情形，好像陈宝琛就是崇厚似的。

陈宝琛板着脸孔没有做声。

张佩纶继续念：“俄商可在蒙古、新疆免税贸易，增辟中俄陆路通商新线两条。西北路由嘉峪关经汉中、西安至汉口，北路由科布多经归化、张家口、通州至天津，开放沿松花江至吉林伯都纳之水路。”

“这是引狼入室！”张之洞气得将手中的邸抄扔在桌上。

“还有一条厉害的！”张佩纶不看报纸，背道，“赔偿俄国兵费和恤款五百万卢布，折合银二百八十万两。”

“啪！”

张之洞一巴掌打在大理石桌面上，刷地起身，吼道：“崇厚该杀！”

张佩纶和陈宝琛、宝廷都吓了一跳。他们知道张之洞是条热血汉子，但这些年还未见过他发这么大的脾气。

正在卧房灯下读诗的王夫人也大吃一惊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忙不迭地朝客厅跑来。还未进门，又听见丈夫激愤的声音：“中国的土地一寸都不能割让出去！他崇厚算个什么东西，有什么权力可以这样出卖国家的领土！”

王夫人进门来，只见张之洞正靠在桌子边站着，敞开羊皮袍，双手叉在腰上，脸色煞白，额头上冒着虚汗。她吓得心里发颤，忙过来扶着丈夫：“什么事气得这样？”

又转过脸问张佩纶等人：“刚才为的什么事？”见他们都不吱声，又问，“你们吵架了？”

陈宝琛把绷紧的脸竭力和缓下来，勉强露出一丝笑容，对王夫人说：“崇厚在俄国签了卖国条约，香涛兄正在为此事生气哩！”

王夫人放下心来，将丈夫敞开的皮袍扣上，对着门外喊：“春兰，给

老爷打盆热水来！”

一会儿，春兰端着一盆热水走进客厅。王夫人亲自从脸盆里拿出面巾拧干，给丈夫擦去额头上的汗，一面轻声地说：“你的病还没好哩，怎么能动这么大的气！”

宝廷起身走过来说：“嫂子说得对，不要冒火，我们平心静气地谈。”

张佩纶说：“刚才怪我，我也太激动了，心里气不过。”

热毛巾擦过脸后，张之洞的心绪平静多了。他坐下，喝了一口热茶，说：“伊犁本是我们自己的土地，当年俄国是趁火打劫，强占去的，归还我们理所当然，我们为何还要拿土地和银子去跟他们换呢？这不太欺负人了吗？”

“正是这话！”张佩纶也坐下来，刚才激愤的心绪也慢慢平缓了，“二百八十万两银子已是毫无道理的勒索了，还要特克斯河、霍尔果斯河一带的土地。你们知道，这片土地有多大吗？”

不待别人开口，张佩纶自己做了回答：“我量了一下地图，这片土地宽有二百来里，长有四百来里，共八万多平方里的面积。”

陈宝琛说：“这比一座伊犁城不知大过多少倍了，与其这样，还不如不收回。”

“这能叫谈判吗？”宝廷冷笑道，“这整个一割地投降！”

张之洞又气愤起来，高声骂道：“崇厚这个卖国贼，比石敬瑭、秦桧还坏！”

王夫人见丈夫又动气了，心疼地说：“四爷，你要自己爱惜自己。二哥一再叮嘱不要劳神，不要生气，你不听劝告，刚好的病又会犯的。”

不料，张之洞竟哈哈笑了起来，说：“夫人，我要感激刚才发的脾气，多亏出了这身汗，我现在竟然大好了，一点病都没有了。”

说罢站起来，在客厅里来回走了几步。他真的觉得自己神志清爽，脚步有力，七八天来的病痛一扫而光了。

他快活地对春兰说：“你去准备夜宵，今夜我和几位老爷有大事商量。”

深知丈夫脾性的王夫人无奈地对着张、陈等人苦笑着说：“真是拿他没办法，只要有件大事在他面前，他立刻就会精神陡长；事情一完，也就瘫倒在床了。”

说罢带着春兰出门张罗去了。

张府客厅里，四个地位不高却对国事异常关心的官员继续谈论着。四人一致认为，崇厚所签订的这个条约决不能答应，同时决定办两件事。一

是约集一批志同道合者在城南龙树寺开一个会，声讨崇厚的卖国罪行，联合上一个折子给太后、皇上，恳请否定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。二是四人每人各自再上一个折子，详细地申述对此事的看法。

直到子初时分，张之洞才用自家的马车将张佩纶、陈宝琛和宝廷送出府门。《清史稿·张之洞传》——往者，词臣雍容养望，自之洞喜言事，同时宝廷、陈宝琛、张佩纶辈蜂起，纠弹时政，号为清流。

二 京师清流党集会龙树寺

城南宣武门外龙树寺，一个声讨崇厚卖国罪行的小型集会就要在这里召开。出席这个集会的，除张之洞、张佩纶、陈宝琛、宝廷外，还有近年来在京师官场颇为活跃的几个人物，他们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李鸿藻、刑部尚书潘祖荫、翰林院侍读黄体芳、江南道监察御史邓承修、翰林院编修吴大澂，还有张之洞的内兄王懿荣。这是京师官场上一个松散的团体，除邓承修一人外，其余的全是翰林出身。他们身份最为清华，关心国事，议论朝政，崇尚气节道义，憎恶贪官污吏；在对外交涉中主强硬态度，反对妥协。这些共同的志趣把他们结合起来了。他们常常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，也常常采取联合上折的手段来表述自己的观点，在官场上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，朝野内外将他们比之于前代那些负时望的清高士大夫，称之为清流党。“流”与“牛”谐音，于是人们又戏称之为青牛党。青牛之角是张佩纶、张之洞，青牛之尾是陈宝琛，青牛之肚是王懿荣，青牛之鞭是宝廷，其余者是青牛之皮毛，而牛头则是给张之洞题字的高阳李鸿藻。

刘成禺所著之《世载堂杂忆》一书中的《龙树寺觞咏大会》里，记载了同治末年北京朝官名士聚会龙树寺的盛况。在说到张之洞与李慈铭之间的矛盾时，提到青牛之角、尾等——张之洞于同治九年，始与陈弢庵宝琛、王廉生懿荣订交，皆一时文学侍从之臣。十二年，即任四川学政。光绪二年回京，乃与丰润张佩纶，因穆宗升祔位次一摺相识而论交。自此以后，李、张更势成水火，不复有回旋余地，清流名号，遂为越縻攻击之口头禅。清流党者，呼李鸿藻为青牛（清流同音）头，张佩纶、张之洞为青牛角，用以触人，陈宝琛为青牛尾，宝廷为青牛鞭，王懿荣为青牛肚，其余牛皮、牛毛甚多。张树声之子为牛毛上之跳蚤（此亦樊山述越縻之批评）。香涛、弢庵诸人，连同一气，封事交上，奏弹国家大政，立国本末。此越縻派人所不能为，故嫉忌愈甚。

历史上有有个有名的高阳酒徒酈食其，但他的籍贯高阳却不在直隶。这位直隶高阳李鸿藻既不饮酒，又不张狂，是一位粹然纯正的理学门徒。李鸿藻二十二岁中进士入翰苑，三十岁充任时为皇子的载淳的师傅。载淳登位后，慈禧命他值班弘德殿，依旧每天为小皇帝授书，不久入值军机处，